

QING SHU QING AI QING REN

情書
情愛
情人

台灣文學叢書

〔美〕葛浩文 主編

李昂



〔美〕葛浩文 主编

情书 情爱 情人

李 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88·哈尔滨

出版说明

近年来，台湾文学创作十分活跃，许多作家和作品在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读者的极大兴趣及关注。特别是随着「一国两制」构想的日益深入人心，大陆的读者了解台湾文学的愿望日益增强。「台湾文学丛书」的出版，旨在使国内读者比较系统地了解台湾当代文学的概貌，促进大陆同台湾的文学交流，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。

「台湾文学丛书」由美国学者、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教授主编。葛浩文教授多年从事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的研究，本书的编选，体现了他的研究成果。丛书中的每一部还附有葛浩文教授和原作者至交好友所撰写的文章，介绍和评价作者的生平、创作及文学成就，有助于读者对该书的了解。

台湾文学丛书〔美〕葛浩文 主编

责任编辑：杨雪平 刘丽娟

封面设计：姜 录

情书 情爱 情人

QingShu Qingai Qingren

李 昂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）

牡丹江书刊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·印张6 4/16 ·插页2 ·字数130,000
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0,000

ISBN 7-5317-0108-1/I · 109 定价：1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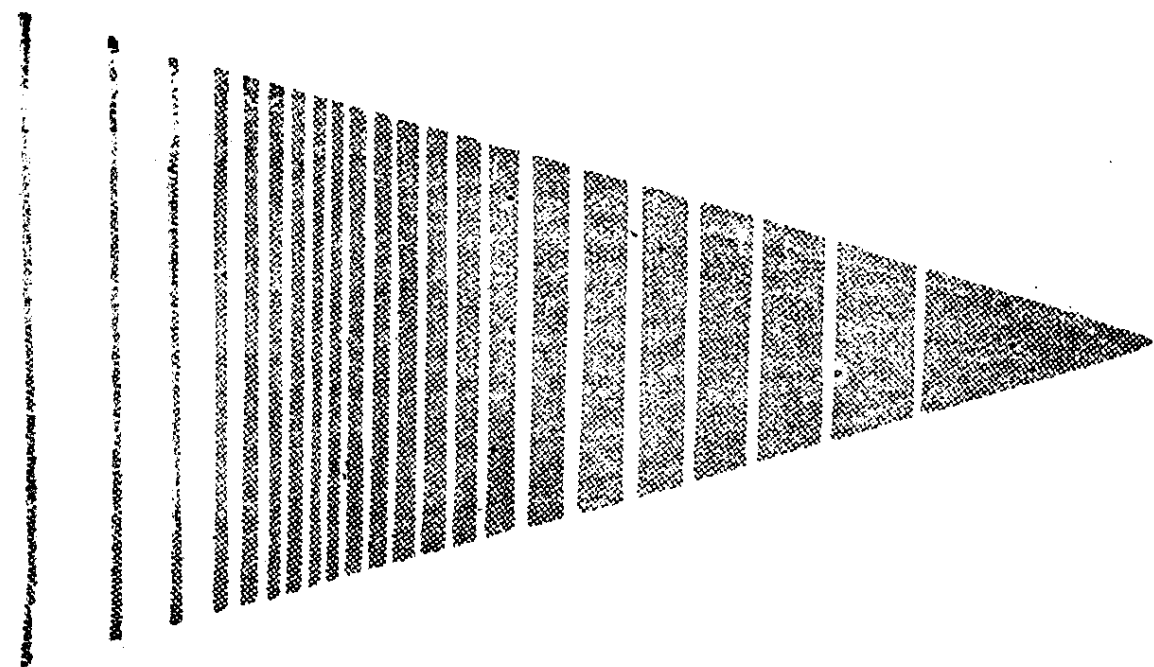
总序

葛洪文

编一套丛书是一件又有趣又烦恼，又轻松又紧张的工作，是具其苦亦具其乐的任务。凡是爱读小说者（以笔者为例），都很愿意顺其本人的喜爱、相当主观地挑选一、二十本好作品很大方地介绍给或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，让他们共同来分享，此为乐也。但同时，丛书也有其客观的一面：每本书都必须配合某种条件，随着某种主题，或适合某种范围，要按一定的水平传达最广泛的读者群，其苦所在。

“台湾文学丛书”的目标不外乎将若干本近年来既受台湾及海外读者欢迎，又得到评论家好评的小说提供给大陆读者阅读。这些小说的作者身分、来源、性别、年龄和篇幅的长短、主题及风格等各方面虽然不一致，但其中无一本是为“赶时髦”而被选入丛书。

44/02



我之所以答应北方文艺出版社主编“台湾文学丛书”有两个原因：

一、台湾文学(或港台，甚至于海外华人文学)在中国大陆已经风行了相当的一段时间，留下了重要，偏重于良好的影响，但我认为，还需要更严肃，更有系统地介绍一些不但可读性较高，并且艺术水准亦高的作品(主要是长篇小说)，使大陆读者享有一箭双雕的收获：既能接触到自彼岸来的很好的“艺术品”，又能获得对台湾社会比较全面的认识 and 了解。

二、北方文艺出版社曾经出过我的一本书，我由此体会到本社人员——自上至下——对作者(或编者)的尊重、热情、信任，以及其对文学的重视和理解，确实为一家只管出好书，好出书的文艺出版社。

1986年10月30日

目 录

总 序……………葛浩文

一封未寄的情书……………1

曾经有过……………29

假 面……………36

甜美生活……………70

爱情试验……………81

转 折……………96

雪 霁……………120

莫 春……………149

猫咪与情人……………169

施淑端亲访李昂

(李昂自我访问)……………178

一封未寄的情书

（人类的语言、文字，在现代社会中，不断受到日常的陈腔滥调、各种意识形态、不实宣传的污染，而至丧失它们的真义。）

G · L · :

现在是夜里三点，躺在床上，窗外的雨声仍不断。这是怎样多雨的一个春天，那潇潇的春雨从一月的冷寒里直下到二月，甚且早该有暖意的三月天，四处郁集着一片湿苦，象郁抑的泪，流久了，也会有这般湿滞感觉。

是这样的天气及这样的深夜，给了我如许感动，让我想写这封信。你大概还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只不过是你生命中极其短暂的一个过客，甚且不曾占有任何位置，人们会说：“连手都不会拉过的爱情。”的确是这样的。因

而，我也不曾在信后留下我的名字，如果你看完了信甚且记忆不起我是谁，我也将只感到一阵无言的凄苦。如果信都不足传达出我想诉说与你的，那语言又如何！更何况，你我间隔着一整个太平洋，间隔着十多年的时日，即使真要诉说与你，也无从说起。

倒是渴望给你写这封信，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只不曾真正去着手。总是在夜里，在独处时会有这样的想望，也总是压抑着，因为知晓明晨醒来，又是阳光璀璨的另一天，那夜里深挚的感动已远去，会知觉昨夜想作的全然不必要，还不免些微地要嘲讽起自己。

当然也为着那免除不去的心中惊惧。过往对你的情爱已使得我一度成为公众的笑谈，再给你写这样的一封信，是否又会引起不必要的困扰，特别我现在的身分已然不同，这些，无宁十分的困扰着我。

（台湾正处于转型期的社会，也即是说：由农业社会要转入工商业社会，在这个阶段，社会价值观自然会起很明显的变化，表现于男女问题方面，双重价值标准成为重要的讨论课题。）

然而我无宁对你还有着一份不变的信心，使我在这个落雨的三月天深夜中，终于提笔给你写这封信。在说出为何写这封信的缘由之前，我要先告诉你，G·L·，你在我的过往中造成怎样重大的，时间都不易克服的影响。

认识你的时候我未满二十岁，对许多女孩子来说，原该是怎样明丽的青春！她们喜爱漂亮的衣服，等待着去赴约会，在家中偷偷阅读情书或等电话，再对着镜子看到自己焕发的脸庞、烧灼的一双眼睛，或者怔怔地瞧着镜中的自己，梳了上千次头发，但心神早飞回到过往无数甜蜜的时刻。

比较不幸的是（的确是不幸，我真正明确知晓意义的在用这两个字），我过早地有了一向为人们所称许的才智，使得我整个少女时期，不曾看重那直接、简单的欢乐，而一意地迷恋更高深的某种东西，某种所谓人类的精神领域。可是我要特别说明的是，我并非蓄意如此，只是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推系着前往，我本身并不快乐，甚且怅然于我不能享有那样年轻的欢乐。

于是，在大部分少女忙于约会的时候，我独自作为一个旁观者，并将自己藏身在无尽的小说中。是的，我读小说，各式各样的小说，从在此地被推崇为世界文学名著的女作家作品，读到坊间的各式畅销小说，有一类作品至今仍可笑地深深感动我，带出廉价的眼泪与欢笑，那是一些中外通俗作家的畅销书。

在这类小说中，我看到星星和火花，看到所有超乎实质生活的美好事物，在这些小说中，男女主角存活的目的和主要生命就是为了爱情。多美妙的一件事啊！爱情，特别是遭遇挫折与困境，再被强化的爱情——那有着无数拥抱、热泪、爱与恨的爱情，是怎样激动了我少女的心怀。

只是我无论如何都不曾料到，这类爱情故事，已不知不觉中沉积于我的心中，在造成怎样巨大的影响。

G · L ·，你是否可以了解如此被爱情污染的少女心怀？你看，我又用了“污染”这个大字眼。但的确是，我及其他许多同时期成长的妇女，的确被污染了，不只被这类小说，还有其他各式媒体宣扬的恋爱方式。原因无它，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，通常先从阅读中知道爱情，往后有机会再去谈恋爱，我们从来不是与男性在一起，自然地培养出爱恋，我们的恋爱，永远过早地被一些文字描写的爱情模式先行决定，再不知不觉地依照着去实行。

（人类直接、自然、必要的关系即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，这是无需多说的。

**The direct, natural, necessary relation of human creatures is the relation of man to woman
The case could not be better stated.)**

就在这种情形下我认识了你。那是怎样光耀的一年呢！我现在回想起来，记忆中是个亮丽的秋天，你站在台北市街，蓬蓬的金色阳光象帘幕般地充当你的背景，辉耀了你的颜面。那一年你刚自美国回来，由于早现的才华，在三十岁即拿得了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，并以殉道者的姿势，宣布你要回来台湾，回到你南部的故乡。

“在国外不论作成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假的，因为都是

旁人的。”

你抑郁的脸面透过演讲、电视在叙说。

“可是回来不管作多少就算多少。”

我想你是深深地感动了我。六〇年代末期，我和一些自命有见地思想的朋友们，玩耍的方式大体仍是长夜饮酒清谈歌唱，偶去赶几场电影或到中山堂看表演（记不记得在那个时代里，国父纪念馆尚未落成作表演艺术的场所）。当时存在主义与心理分析虽然已不再是流行的热门话题，我们仍会谈到萨特、卡缪、荣格，还有那个前卫的不结婚女子西蒙·德·波娃。

我们虽然一大伙男男女女常在一起，甚且彻夜不归，但我们之间的关系真正是十分清白，我们尚未开放到玩男女间的性游戏，我们对感情仍十分执着。总之，你一定还记得，那时被认为前卫的，大不了是女子留有一头长直的黑发，颓散地遮掩住大半边脸，在“野人”、“天才”坐上半天，做作姿态地抽根烟、饮酒。

可是我们却是茫漠，不抱持任何希望的，我们不见得很快乐，但也不曾纵情纵欲到要感到悲伤。那真是一个思想与精神的谷底，我们不会象六〇年代的知识分子为“存在”课题辩论得声嘶力竭，要为虚无而自杀，这些问题已经过辩证确认无效并寻不到出路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象西方的青年，干脆彻底地说，那我们就依赖迷幻药吧！于是我们只有在台北市街的咖啡馆坐下来，淡淡地说，那我们就过活吧！

而我们知道我们活得十分茫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认识了你，是缘于一次演讲吧！在南海路的美国新闻处。那时节整个乡土文学的潮流尚未起来，美国在台湾文艺圈成为文化引导者的地位未失，从海外回来的留学生是否到美国新闻处演讲，多少关系着能否跻身入某个社会圈，某个讲话夹用英文，吃晚餐的时候懂得喝葡萄酒，能吃各类cheese的社交圈。

就如同台北有这样的社交圈，我和朋友们当时也喜欢与来台的美国人交往，我们会认识的多半是些中断学业到此生活，或来学中文的学生，对美国的文化及许多事情，我无宁抱持着一种好奇与羡慕的心情。

写到这里，G·L·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感到好笑，但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在我的少女时代，我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同龄的青少年生活，曾极为羡慕，当中最让我向往的是嬉皮。我并没有勇气模仿或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但我却向往他们能离弃社会、文化、家庭的那种反叛精神。

所以看到你来自美国，来自那个勇于尝试、做种种新的追求的开放国家，看到你站在台湾、台北、南海路的美国新闻处演讲厅的讲台上，以及，看到你穿着一身十分美国式成衣剪裁的简便格子西装，蓝衬衫打上暗红色的领带，我想我的确是被迷惑了。

我聚精会神地听你演讲，仔细地搜集你讲的每一个字句，听完演讲后，我因为太过专注而脑中微感空茫，我继

续坐在椅子上一会，看着有人走向你私下问问题，看着你在一伙朋友呼拥下离去，才站起身走出已显空荡的美国新闻处演讲厅。

南海路秋天的夜晚十分美丽，只那秋风中已有了凉意，我拉拉毛衣外套，没什么意识地朝植物园方向走去，脑中回满的应是你的演讲。

我承认当时的确感到震惊，你讲演题目的拉丁美洲文学，不仅我过去从未曾触及，你讲演的方式也让我吃惊，你分析拉丁美洲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与文化，你谈拉丁美洲的被殖民、被侵略与被掠夺，可是我总觉得你隐藏着什么。在你那黑框眼镜后闪烁的眼睛中，有一种什么东西，或者是叫痛苦或不安的某种东西，阻止了你每句话，压制了你的思想而转换出一种抑郁的凄苦的神情。

是的，是这抑郁的凄苦神情真正地打动了我的心，唤起了我作为一个女性，在过去从未被触发的某种内在心怀，最重要的是，因而让我对你感到爱怜，是的，的确是爱怜。

我不自觉地怜惜着你的不快乐，怜惜着每谈到那些被压迫的民族时脸上有的悲悯神情，怜惜着你对台湾整个文化发展动向的忧心。在我那初次被唤醒的母性胸怀中，我多么希望能抚平你愁苦的脸容，能带给你安慰与欢笑，哪怕只是片时片刻，任何的代价我都会愿意付出。

（根据 Margaret Mead 女士对南太平洋土著所作的男女性格的研究和推论，显示男性的“阳刚”与女性的

“阴柔”，都是社会与文化塑造出来的某种类型，并不一定是天性使然。）

于是，我成为你讲演的最忠实听众，任何一场演讲，只要是公开，为我所得知，我一定去听，我总选择中间的人丛中位置，可以仔细地凝望你又不担心被你发现。每回我都怀着满心感动，远远地、隔段距离地看着你，在灯光辉煌的演讲大厅中，在丛丛的人群中，我有着隐秘的心疼的快乐。

这情形从秋天持续到冬末。每次听完演讲，我总喜欢看着你离去，再独自步行回家，由于你演讲的场所并不固定，我几乎在夜里走遍大半个台北市，我走过新生南路一段段被填满的瑠公圳，看着逐渐缩小面积的水流与原种植杜鹃的两岸，化为平整、齐一、八线道的柏油路面；看到青田街、丽水街一带，一幢幢巨大、老树森然的日式房子被铲平，耸立起五层楼的高级公寓。

G·L·，我那时看到的，应该是整个台北，或者说台湾的变迁，只是我当时未曾知晓，我的眼中只有你，只有你那抑郁凄苦的脸庞。

甚至你演讲谈论的，在听过无数次后，也已失去它原有的震撼。毕竟，拉丁美洲太过遥远，被压迫与被剥削在我看到的经济日益成长、生活愈来愈富足的当时台湾社会，在我作为一个大学生的心中，无论如何都不具体。我虽知觉到隐藏在你演讲后面某些你不曾直接言说的，但因

着讯息不够清楚，我仍然无从多作猜想。

因着谈论这些问题，我发现你整个人似乎有了一个清楚的目标，我同样不能明白究竟是什么，但能感到因此你与我们有着巨大的差别。你沉稳、平宁，并愿意真正着手去从事些事情，不象我们一伙朋友，只一天天工作完后，课余由一个咖啡馆坐到另一个咖啡馆，永远只是无尽的清谈。

我是怎样满心地敬爱着你呵！你成了我整个生活的中心与心神上的支持。就这样的，我追随着你，从秋天到隆冬到春天临近，从美国新闻处到各大专院校、甚且中学的演讲厅，我永远坐在台下，隔段距离看着台上的你，你也永远遥不可及。

在我少女的心中毫无提防这样会有爱情产生，我放纵自己为你在台上的形象深自感动，任由自己思念你，渴望见到你。直到过完寒假，同样是个潇潇春雨不断的暮春时节，我得知你已经开始减少演讲，准备接任一个综合性杂志的主编。

然后我发现我不再能隔一段时间即再见到你，不再能听到你略低沉的声音谈黑人文学、拉丁美洲文学，不能再看到你那抑郁凄苦的神情，欲说还休地牵引到台湾当时的现状。发现再见不到你时，那无边无尽的思念波涛汹涌，无以排遣，我才知觉到你已如此深切存在我的心中，挥除不去。

我这才开始感到痛苦。

我想我对爱情是太缺乏经验，不能及时尽力将你忘怀，相反的，我反倒利用我少女的细心与聪颖，找到继续再见到你的机会。

我的朋友知晓我偶去听你演讲，对你颇有好感（当然没有人知道我竟会那般狂乱地迷恋上你，我一向不喜欢吐露心事的个性，使我将对你的情感掩饰得很好，我也欢喜将这伤感的隐秘深埋于内心）。朋友只知道我对你演讲的问题深感兴趣，常说我是你的 fan，一个写稿的朋友在得知你将出任《回顾与超越》的主编时，即告诉我有机会要带我去见你。

如此我终于第一次站在你的面前，这么临近，我可以看到你黑框的眼镜后闪烁变化的眼眸，随着谈话闪变出千千万万种神情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男人，有着这样一双眼睛，无时无刻不在显现出最微细的心意，诉说着欲语还休的最深切感怀，而由于如此临近，那片时间闪换的变化竟使我应接不暇。

那时节同样也是落雨的暮春三月，潇潇的春雨淋落了仁爱路正盛开的木棉花，从杂志社三楼的窗户往外看，原设计为林荫大道的仁爱路，由于绿树新植不久，少去蓊郁的苍绿，倒是那木棉花，绵延一街橙红的花朵，火烧一样掠过整条市街。

（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两个自由人的彼此了解和认识上，爱人们应该去体会彼此间相同和相异之点，任何一方

都不应该放弃因为自我而造成的差异，因而任何一方都不会遭受摧毁。)

那下午伴随着窗外的雨声，我听着你谈台湾的乡土文物、式微的农村生活、转型期的社会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不再透过麦克风的话语，而我留意到你原来的声音绵密低沉，十分动听。

G·L·，我当然不再一一记得你说过的话，但这许多年来，当时你一再复述的，我仍印象深刻：

“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上，如果我们一味跟随西方，不管怎样势力，绝对超越不了，因为我们只在学习西方。”你常喜欢这样说：“将这类作品送到西方社会，同样得不到重视，西方人怎么会要看这类模仿的作品，他们要有中国特性的东西。”

然后我记得你总是一再强调：

“为什么我们不以自己本身的文化，来创造属于中国人的文学、艺术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跟着西方？”

在八〇年代近中期，在事隔十几年的今天，G·L·，我自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你当时立论上的缺乏信心。今天在台湾，有不少人已有了这样的自信：第三世界的文学、艺术，由于评断的价值取向不同，并不一定要经过第一世界的认同才证明其存在价值。而在当时，你虽提出对自己文化的重视，但最终的目的，仍为了要以此得到西方的认可：回归自己民族的特性，多少也只为以一些异国情调，